

春 明 读 书 记

谢 国 桢

时间过得很快，我还记得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在北京图书馆服务过一个较长的时期。那时现在这个古代建筑馆阁式的图书馆尚没有建成。我就在中南海居仁堂内办公。既至新馆建成以后，我就到这个新建的图书馆中作研究工作。我还记得在工作休息时间，就依靠着石栏杆旁边，观看苍翠的琼岛和北海太液的秋波，回来之后，就为北京图书馆馆刊上写文章。我写的有《张南垣父子事辑》《彭茗斋著述考》等篇，偶然翻阅旧的馆刊尚可以见到。转眼之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今天的北京图书馆，在华主席英明领导之下，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为了发扬祖国文化优良的传统和介绍世界上的名著，办一个新的刊物。馆中的友好同志们叫我写一篇文章以充篇幅，以我学识的浅陋，是当之而有愧的，但是以我受图书馆多年培养的关系，也是义不容辞的。可巧我正在写到江浙各地方去访书的题记。因之我就想写一点我所见到而且爱好的，北京图书馆以及其他馆藏的善本书籍，所搜辑和取材的版本与资料，是以古代尤其是明清时代的历史书籍，而以祖国伟大的首都北京和各大城市的地方文献为主，文学、科学技术的书籍也间有记载。我写作的企图不仅是介绍和欣赏、鉴别我国古代珍秘、罕见的版本，而且希望阐述书籍中对于现在科学进展上有用的内容，抉择其中的良莠真伪，以便古为今用。也就象祖国的建设一样，日新月异而日不同，不是停留在整理图书的故纸堆中，而是披沙捡金，取精用宏，用之于建设之上，以展

望美好的将来。在祖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社会科学和图书馆事业上，象我这样不学无术的人也略尽了抔土寸耕的微薄力量。

同时我还想到，这篇肤浅的论述，用什么样的标题呢？不揣固陋，自己衡量自己，我是试图研究明清史迹和目录学的，在清代研究明清史和纂辑保存了庞博典籍的人莫过于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清乾隆初年，他在北京当穷翰林，因为得罪了权贵，贫困交加，把他喜爱和应用的书籍转让给他的朋友，聊以充饥，就写了一篇《春明行笥当书记》。可是我以垂老之年，皓首无成，承党和组织上以及同志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拂，提供了对于科研有利的条件，在明窗、净几之上，从容地写作，得以与读者见面，因题曰《春明读书记》。知道我的读者同志们，得毋笑我为愚妄乎？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记于北京。

《南宋大字本诗集传》二十卷

北京图书馆藏南宋刻本

宋朱熹集传。按是书为南宋刻大字本，每半页七行，行十五字，注同。白口，上有大小字数，下有刻工姓名，白麻纸印，纸白版新，大字悦目，为海宁吴騫旧藏，后有吴兔床拜经楼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志》俱作诗集传二十卷，诗序辨说一卷。此书自元延祐定科举法，用以取士，遂有元延祐重刻本，流传至广，坊间翻刻本始多，并二十卷为八卷，并删去诗序辨说不载，已失其原书面貌，此为宋刊，极为可珍。清杨绍和著《楹书隅录》经部记其海源阁所藏善本，载有元延祐重刻本，认为罕见之秘，其实阁中仍藏有南宋刻原本，未经注意，以寻常明刻之本视之。民国初年，海源阁藏书散出，经徐森玉先生鉴定，确为宋刻麻纸精印之本，乃收归于北京图书馆。

《丝绢全书》八卷一册

人民日报社图书馆藏

明万历七年稿本

明冤士程任卿校集。按是书记明初江南徽州一带土田赋税重租，谷物稻麦之外，复征收丝绢，以折抵麦租之数，理应由徽州府所属六县分别摊派，乃自洪武以来，以迄于嘉靖年间均由歙县里甲逼向乡民承担，实不合公允。歙属绅衿，衙前秀才以及乡民，前有帅加谟等申请：如此重税，应由绩溪、休宁、婺源等六县分摊，方为合理；继之到万历六年邑生程任卿等又申请应由六县分摊，府县不允，致引起乡民抗斗之事。据《大明会典》：徽州一府人丁折生绢八千七十九匹，后又加派于民田，每亩重复征科丝四钱，计银一分四厘，每年计累银六千一百四十六两。又查徽州山区，本不出丝，递征丝绢必须往浙江湖广地方收买，送验解扛水脚交盘使用共计七千余两，歙民担负如此之沉重，痛苦已极，经程任卿等之申诉，当时乡民奋起反抗，骚动可知。又按诸明代律令凡聚众至十人者以谋反论。府县当局又以衙前秀才与衙中胥吏勾结谓之衙蠹，最足以败事。乃逮捕程任卿下之于狱，以谋反论，欲置之于死地，任卿在死囚牢中，有冤莫申，又无人为之挽救，乃搜集自隆庆四年迄于万历七年帅加谟倡议首呈按院刘批会议帖文，以及府按文移，告示文件，当时乡宦来往书信，汇集成册，前有万历七年婺源冤人程任卿自序，谓是编：乃搜求各邑之书，穷其颠末，补亡逸，删烦冗，次先后，汇成一集，剖为八卷，凡夫始之所发端，终之所极致者，肯綮俱在，庶可以指掌而见，以鸣其不白之冤。余观此编，无异明代徽州府衙门中的一批卷宗，颇足以见明代压制人民严重朘削之情况，与徽州地方所发现之房

地契约同有史料保存的价值。闻此书为邓拓同志所购得，藏诸人民日报社者，由此一书足以纪念邓拓同志素喜研究明清史事，不辞劳瘁，搜集散佚的苦心。

《通鉴续编》二十四卷

扬州图书馆藏元末刻本

元陈桱撰。按陈桱字子经，奉化人，流寓长洲，入明为翰林编修，以附杨宪迁待制，事详于《明史》杨宪传。是书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编年类。此本为元至正二十一年所刻，白棉纸印，为元末明初所刻之本，已为难得之书，为续朱熹《通鉴纲目》而作，前有自序及周伯琦序。周伯琦序云：“近世浙东大儒金仁山（履祥）氏，由周威烈王而溯其年代，始于陶唐，名曰前编。四明陈君桱子经，甫世其史学，尊承先志（其父泌为元校官）尝续《历代纪统》，世传著史之业，纂辑前闻，凡方册所载，若盘古至高辛，考其纪年事为第一卷，以冠金氏之所述。又捃拾契丹辽氏建国之始，并于五代为第二卷，迄宋有国三百二十年为二十二卷。其建号也，系于甲字，逮于太平兴国四年混一中原，始大书其年代为正统，至国亡而辽金之事附见之，一以《通鉴纲目》为法。盖地有偏全，而统无偏全，势有强衰而分无强弱，总之为卷二十有四，名之曰：《通鉴续编》，实有继宋宗之志，为万世之计。至正二十一年鄱阳周伯琦序”。盖其书虽续朱熹《通鉴纲目》之作，抱有正旨，然因统之五代扰攘之际，蒙古贵族建立元朝，蹂躏中土之时，著者目睹时艰，编为是书，实负有爱国之思想，未可以其意见迂腐忽之。沈周《客座新闻》载：“桱著此书时，书宋太祖匡胤自立而还，未辍笔，忽迅雷击其案。桱端坐不慑，曰：‘霆虽击吾手，终不为之改易也’”，此

虽近于小说之辞，附会之谈，然足以见其志节。

《读史方輿纪要》一百三十卷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方輿纪要州域形势说五卷。安阳

谢氏藏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顾祖禹撰。祖禹字景范，无锡人。清康熙间徐乾学在苏州洞庭东山开局修《清一统志》，延揽祖禹、黄仪等人参与修志之事。祖禹为明末遗民，精心研究輿地沿革之学，家素贫，足不出户牖，而能知我国幅员，历代成败兴之情事，常仿《史记》之例，成《读史方輿纪要》一百三十卷。其至友宁都魏禧为之序曰：“其书言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所可见，而景物游览之胜不录焉。历代形势通论凡五卷，南北直隶十三省凡一百七卷，山川原委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职方广輿诸书袭讹踵缪，名实乖错，悉据正史考订折衷之”，凡成书一百三十卷。在清康熙十二年先刻成《方輿纪要州域形势说》五卷，起于虞舜十二州，讫于元末群雄割据。前有龙舒黄中，宁都魏禧序及凡例，然流传绝罕，至鸦片战争前后，全书始有刻本流传，然关于清初后金发迹之事，辽东女真部分，恐触清廷忌讳，颇有删节，惟旧钞本尚存。今上海图书馆所藏之本俨然俱在，其中批注之语，字迹极为苍老古朴，审为著者亲笔所写，知为这部书的稿本。

至于《方輿纪要州域形势说》五卷，何以流传之少？亦有其原因。因为这五卷本，既经刊行之后，时江浙总督李卫，借着“通海（与郑成功部潜行勾结）案”，大兴文字之狱，罗织无辜人士，置诸死地，以取媚于清廷而巩固其权位。此时江夏有刘著者，得

顾氏之书，深相爱慕，昼夜研读，至两目红肿，而手不停笔，于雍正戊申携书到南京，馆于程廷祚家。这时金陵有狂躁之士顾燦就窃取刘著所藏祖禹之书，向李卫及统制范时绎处告密，以书中无悖逆之语，置而不问，顾燦又上告到雍正皇帝御前，雍正帝因察顾燦素非善类，亦不允其请，不然顾氏这部著作，几乎形成大狱，见于程廷祚《清溪文集续编》卷三《纪方輿纪要始末》。所以这个刻本，因怵于文字之狱，刻后不久，就隐藏起来，流传的很少。十余年前，我与老友向达先生同游琉璃厂，见中国书店架上，有此书两部，我和向公每人各买了一部。七六年冬，顾廷龙先生由上海来京，到我家中，见了我这部藏书。遂借给他带到上海去，与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可以互相参考，我才知道此书之可贵。七八年冬我到上海，在图书馆阅书，顾先生就把这书还给我了。这本书本来是已经很破烂，但还我的时候，经顾先生请人修补装订已成为焕然一新的一部新书了。至友的盛情，可不宝诸，将来能归于上海图书馆则甚所愿也。

《百城烟水》九卷

北京中国书店藏 清康熙庚午刻本

清吴江徐崧、长洲张大纯同辑。按徐崧字松之号臞庵，吴江人。素负诗名，好游佳山水，与其友张大纯字文一，亦有才气，同著《百城烟水》，崧未竟其业而卒，大纯为足成之，凡成书九卷。是书取佛家《华严经》南询之意义，定名为《百城烟水》。记古今各地名胜古迹，先从苏州开始，记苏州、吴县、长洲、吴江、常熟、昆山、嘉定、太仓、崇明各州县名胜古迹，山林寺观园林之盛，而附之以各家歌颂古迹景物之诗，著者徐崧、张大纯所作之诗，亦辑录于其后，以记其烟艇车涔之迹，而书中尚无元

和者，以清初尚未设县也。其编辑体例亦仿明彭时纂《袁衢通志》之例，但罗列名刹古迹，随遇而录，未能次第其先后，其雕刻之法，大黑口双边，双鱼尾，板式亦复与清初刻本《姑苏志》相同，犹见明末清初刻书风格，颇为古雅。每半叶十行，行大字，小字注低一格，每格双行，行十九字。前有尤侗序，张大纯凡例五条。尤侗序略云：“松陵徐臞庵先生，今之诗人，时以一瓢两屐，步行数百里，每遇名山大川，徘徊眺望，即至一丘一壑，亦必穷搜幽妙，寻章摘句，收拾奚囊中，荟萃成卷，名曰《百城烟水》，盖取华严南询之意。同郡张子文一夙抱雅尚，见而悦之，助其摭摭，授剞劂焉。间尝携以示余，余曰：‘先生可谓吴地董狐矣’。臞庵意欲自吴而往，遍及江南诸邑，匆匆未就，溘然霜露，良可悲也。乃其残行剩墨，强半散遗。张子惜其齎志长往，重加纂辑，补缀完书而请序于予，予于是慨然有感。夫人情莫不好山水，而真山水，亦自爱文章；文章藉山水而发，山水得文章而传，交相须也。无谢客之诗，则华盖、麻原之迹不著；无柳州之记，则钴鉞、石渠之名不闻。臞庵之有《百城烟水》匪惟自娱，亦山灵水若之所喜也。一旦奄歿，得无‘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乎？然而其人亡，其书存，张子挂剑之义，亦有足多者焉。康熙庚午二十九年小春良翁尤侗谨序。”臞庵、文一所写之诗，亦颇隽永。记苏州风土景物之书，代有名著，继此书之后，则有顾禄之《清嘉录》、《桐桥倚棹录》，袁景澜之《吴中岁华纪丽》、《适园丛稿》等书，风趣弥漫，纪闻较详，虽后来居上，而是书早出，涉猎颇广，诗文亦佳，极负有一时盛名。朱彝尊纂《日下旧闻》时曾采用其书，清乾嘉间文人，亦征引其事，但传本甚罕。有人询及此书者，余无以应之。客岁余在南京及苏州图书馆始见有刻本，今北京人民出版社，已影印此书，传播于世，裨益学者不浅，已与读者见面矣。

吳江徐雁庵
長洲張文一
同輯

百城烟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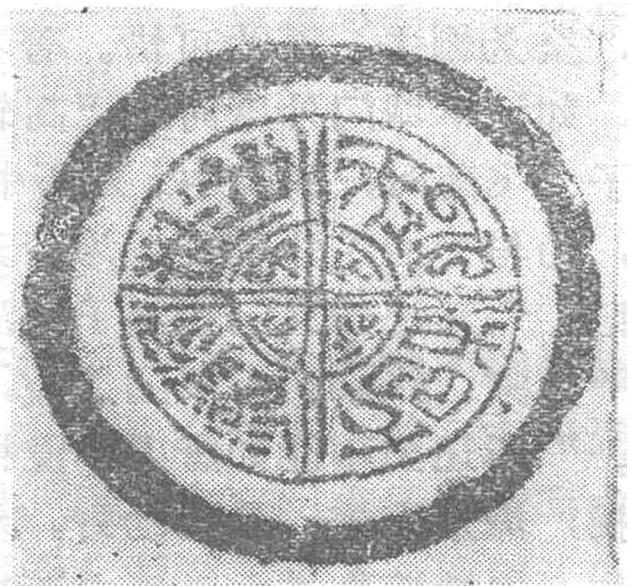
影翠軒藏板

方輿紀要序

讀書所以經世經世之章雖多
術而方輿其一焉居平無事思
所以綱維萬國控馭羣封時當
改觀思所以扼要乘輿請詳

三輔黃圖敘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
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
諸大壯三代盛時未聞宮室過制秦
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異材始大營
魏武侯由全遠秦穆公示以宮殿由
余曰世是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
則勞人矣是則聖公時秦之宮室已



《帝京景物略》八卷

明崇祯八年刻本

明麻城刘侗、宛平于奕正同修。按刘侗字同人，明崇祯间进士，官吴县知县，与谭友夏之高弟宛平于奕正同修是书。奕正南游江南，拟撰《南京景物略》，未成书。是书有崇祯七年刻本及八年刻本。此本为崇祯八年所刻，黄棉纸印，为四库全书底本，经朱昆田潜采堂、吴焯瓶花斋旧藏，有朱昆田印，吴焯字尺鳧白文印，确经过名家收藏，堪称善本，惟缺卷二观象台一条。前有方逢年序，于奕正著略例，崇祯八年刘侗序。明代记北京之书，如沈榜《宛署杂记》、蒋之翘《长安客话》、孙承泽《天府广记》等书，多记典章制度、政治、经济，此种书籍为类颇繁，而此书以文学家之笔墨，记春明之山川景物，园林寺院宅第，以及闾里习俗，俚语琐事，若记灯市口之灯市，欢渡新岁，东直门外之春场，附以岁时节令买卖玩物，游赏之事。每卷所记景物，宅第园林之后，皆附之以各家所咏景物之诗约近千首，近来铅印之本，全为删去，甚为可惜。著者以钟谭派冷峭之文字写燕京之景物，如记阜城门外摩诃庵“高轩待吟，幽室隐读，柳花、榆钱、松子、飞落时，满院中。万历中，宇内无事，朝参公座，优旷阔疏，为与（僧）非幻交，为听无弦琴，住斯院也浹日浹晨，盖不胜记。”又记崇文门东泡子河洼然一水，芦荻萧瑟，园林颇胜，如“方家、张家、房家园之流，以房家园为最，园水多，园月多也。”所述虽不能如唐人小说杨巨源《红线传》所描写之“铜台高揭，漳水东流，晨鸡动野，斜月在林”的生动和幽美，而琢字雕句，俊峭清冷过之，读之不厌其为钟谭派之文也。北京崇文门东南城角一带为运河直达东角门，国家仓储所在，故至今街道尚

有沿用禄米仓、海运仓、北门仓等名称，崇文门外尚有河泊厂故址，顾名思义即可知明代交通河流船只来往之地；而东南城角以至二闸，王侯贵族所置园林颇盛，如清初明代之降将郑芝龙、刘泽清、孙可望等，清朝政府均为建立宅第于此，见于《明清史料》甲乙等编，自清中叶以后，渐就淹没，贡院大街以东之地，据清人笔记所载，到清代中叶已人迹罕至，夜间行路，辄有相戒之心。时至解放，开辟建国门以来，由东单牌楼东去，经过此书所记之黄金台直至东郊，已变为通衢，长安道上的使馆林立，繁盛异常。但此书所记阜外摩诃庵，在清王崇简尚游其地，有诗记之。近以建筑楼房，已夷为平地。又如此书所记利玛窦墓，墓前雕刻悉为罗马雕刻艺术形式，为十六世纪耶苏会士东来，也带来了启蒙式的科学思想，为西学东渐之纪念地点，在“四人帮”篡夺政权、“破四旧”时期为之铲除殆尽，无迹可寻。其它祖国文物，为之摧毁者亦复不少。清代词人纳兰成德墓碑，碎为两段，现尚保存于北京市文物保管会中，闻者谓之太息。惟是书所记，由元代科学家郭守敬所立之观象台巍然独存。又通县城外明代前进学术思想家李卓吾（贄）墓，修饰的已焕然一新，饮水思源，不要忘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保护祖国文化之功也。

《西湖佳话》十六卷

清康熙间刻精绘设色全图本

古吴墨浪子搜辑，湖上扶摇子绘图。按记述描绘西湖景物最完善者，为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及《志余》。前书专记湖山胜迹，后书描述才人佳士掌故轶闻，后来多被明末作家改写成为话本小说。明末清初周清源所编写的《西湖二集》，他叙述的故事，几乎十分之九取材于是书，可惜他编写的《初集》早已散失而不传了。清初史学家谈迁所著《北游录》中，曾记载过周清源

于西河沿之书肆里面，可见周清源是到过北京的。明末小说家，如冯梦龙等所编著《三言》、《二拍》，他描写当时社会风俗景物逼真，很含有人情味，我就很爱看它。《西湖二集》有民国初年上海杂志社铅印本，也颇为罕见。但是有申报馆铅印本钱塘梅溪氏选辑《西湖拾遗》四十四卷，把《西湖二话》的原文都辑录进去，可以参阅。这部书编者古吴墨浪子的事迹不详，前有康熙年间自序，全书自葛岭仙迹至末放生善迹，叙述的较为质朴，不如《西湖二话》那样描写的生动活泼，情趣风生有味；但是湖上扶摇子所绘画和雕刻的西湖全图和西湖十景却很精妙，是根据名迹而画成的。后附小识说：“苏公白付以通灵之笔，描写湖山，可谓诗中有画。淡妆浓抹，且能工，画家渲染所难工之意，句句是荆关著色山水。何作此图者，率遇笨伯，施之楮缣，已削颊上三毛，疥以梨枣，益觉唐突西子，安得起萧照马远辈一开生面耶！余畜此志有年矣，广蒐精订，得页若干，画汇名贤，句综往哲，即景拟皴，对山设色，苦心剞劂，著意渲染。是工乃苏白之工，非仅发萧马之秘。向谓诗中有画，今则画中有诗。勿哂东方自赞，会看西子如生可也。”由此小识中可以看出是书坊店中人，为易于销售作为宣传的手笔，但是所镌雕的版画既精致又颇生动，犹有徽州虬村黄氏和项南洲名版画家的遗风。这十帧版画是用石青、石绿、朱红等彩色套印的，晴天的时光对着太阳来看，还发现晶莹透光五色灿烂的色泽。文化大革命以前，杭州地方文献资料展览会曾借过这部书去展览。本来在解放以前不是一部罕见的秘籍，而在现在流传的却较少了。

《三辅黄图》六卷

明嘉靖甲子青州知府杜思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青州府知府四明杜思刻，四明薛晨子熙校。按

是书有明汲古阁毛氏校宋本，明弘治乙卯刻本及明陕西刊《秦汉图记》等项刻本。此本为嘉靖甲子四十三年，（1564年）刻本，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小注字数相同，白口单边，每叶有刻工章松、章彬、李焯、夏文祥等人姓名，犹存宋刻旧式，是项刻本亦较为罕见。其书皆记长安宫殿、苑囿、城阙、里坊古迹，间及周代灵台灵囿诸事，而以两汉建都之京师长安为主，故称《三辅黄图》。三辅的名称，据颜师古《汉书注》：“长安以东为京兆，以北为左冯翊，渭城以西为右扶风。”所纪宫殿苑囿之制，条分缕析，至为详备。至于是书著者，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地理类引程大昌《雍录》：“……又据改槐里为兴平，事在至德二载，知为唐肃宗以后人作。”其说颇有见地。长安为我国汉唐以来的古都，目前西安不断发现汉唐以来的古物，是祖国文化荟萃的地点，这本书就成为考古学上最好的一本参考书了。如是书卷五记载汉代十五个陵墓，其中汉武帝的茂陵，最近陕西文化部门在茂陵墓道旁边发现了不少的瓦当和空心画砖，瓦当上的篆文铭刻有“光耀击宅”，“迈德顺序”，“流远屯美”，“屯泽流池”，以及“天地相方，与民世世，中正永安”十二字的瓦当，皆为历来罕见珍秘之品，有此一书，就可以为之参证。这部书所记的是汉代首都的长安，可是现在我们国家的首都是北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之时，宏伟巍峨，首都的建筑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将“迈德顺序”超过汉唐而上之。现在世界上各国的首都，如苏联的首都莫斯科，英国的首都伦敦，皆有大中小形记载的书籍和图片来描绘其各国雄伟美丽的首都。那末在此大好形势之下，记述和描绘我国伟大的首都——北京以及上海、天津、广州各城市，就应该赶快的提到日程上来了，我真是不胜企予望之。

这部书本来是四明薛晨所校勘的，四明就是现在的宁波，因之我联想到我还藏有四明马隅卿先生《平妖堂》所钞录的明甬东

（宁波）薛冈所著《天爵堂文集笔余》八卷，现存三卷，是记载明代北京风俗掌故的一部好书。如北京故宫后宰门和东四南口各牌楼上所书写的匾额（现已移建在陶然亭公园）都有记载，还有前门外粮食店六必居酱菜店的匾额，字体古朴浑厚，方重端整，相传都说是严嵩所写的，其实据这本书所说是弘正间以楷书供奉最得名者姜立纲所写而非严嵩手迹，此匾字体端方肥俗，如唐人院体，一时慕效。遂成为风气。他还记载了积水潭旁，净业寺前之虾菜亭，和明代北京园林之盛，尤推海甸米仲诏的勺园，园林山水的布置有巧夺天工之妙而又有自然的优美，是当时在北京最有名的花园，他又把勺园的风景绘画在灯上，叫做米家灯，这个地址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我们读起这本书时便觉得描写的极为生动，处处引人入胜。马隅卿先生是我的老前辈，以藏小说戏曲著名，他的藏书的斋名叫做“不登大雅之堂”，后来又得一部明刻《平妖传》，又自署为“平妖堂”。我和马先生曾同事于北京图书馆，对坐于一个写字桌上朝夕相聚，相得甚欢，可惜他因劳致疾，死于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了。在民国二十二、三年间我曾承他的招待，到过宁波，他陪着我参观天一阁的藏书，和访问清代史学名家全祖望的坟墓，同酌于宁波有名的餐馆状元楼上，杯酒谈心，转眼之间，回想起来，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马先生还喜欢寻访宁波自魏晋以来砖瓦上的铭刻，他搜集共有一千多件。现在宁波公园中，为了纪念马隅卿先生辟有晋唐砖瓦铭刻的专室，供人阅览，虽然马隅卿先生墓木已拱，但是马先生提倡通俗的平民文学及历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砖瓦器物，将与天一阁的书籍，巍然长存，而永垂不朽。

《金陵览古》一卷 清康熙丙午刻本

黄石余宾硕鸿客著，白门张惣僧持阅。按南京为明代之陪

都，东南文人多荟萃于此。例如闽中则有林古度、黄虞稷等多侨居金陵，刻书赋诗，著名于世，宾硕或亦金陵之寓客也。是书为清康熙丙午（五年，1666）万玉山房刻本，刻工为秣陵范翰伯，镌刻的极为工整。前有尤侗，陈其年序。尤侗序云：“吾友余广霞先生故闽产而寓金陵者久，近移吴门，托迹伯通庑下。令子鸿客独居金陵不去，筑圃城南，驾言出游，匝月而穷其胜，得诗六十首，首各记注，予读之，爽然以快，恍然以感。其已游者，如遇故人；其未游者，如对新客也。”著者亦自谓：“岁在丙午，月穷于纪，我心不乐，驾言出游，周流山水之间，感慨兴亡之事，探奇揽胜，索隐穷幽，地各为诗，诗各为纪，次第汇成，凡六十首。后有考古者，按籍而稽，灿若指掌。”如记旧内，宫宇已就倾颓，遂为居民艺植之地，因记之以诗云：“轻阴冉冉覆宫墙，感叹兴亡泪满裳；野鸟不堪啼旧苑，居人犹自说高皇。依稀台殿留残碣，寂寞河山倚夕阳；过客何须询往事，春风满地菜花香”。诗既婉约，颇富于黍离沧桑之感。余尚有神州国光社影印本明胡元润《金陵名胜图册》画凡十帧，每画之后，各系以诗，以志其盛，可与《金陵览古》同观也。

《铁网珊瑚》十四卷

北京图书馆藏稿本

明朱存理性甫辑。余承友人惠赠明末细白棉纸旧钞本《铁网珊瑚》十四卷，玄字、弘字皆不避讳，钞写工整，字体细长，犹存明末清初遗风，惟缺第三、第四两卷，余用年刻赵琦美十六卷本钞补之。余阅赵本四卷以上，虽有增补，卷目次第尚同，自五卷以下，则次序颠倒，内容也颇有不同，已非朱氏原书之本来面貌，而显系另为一书。因朱氏搜辑古人书画名迹颇繁，且均流传有自，艺术家多重视之，因之随时增补，如焦竑诸人，有增至二

十卷者。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艺术类，著录赵琦美之十六卷本，而未见朱氏原书，谓之已经散佚。实则朱氏原稿，仍保存于天壤间，且流传有自。从赵琦美得诸秦四麟家，是书存书品画名各四卷，其它各本则散藏各家，沿至明末常熟汲古阁毛氏（晋）从云间书肆得其不全之本，又于支硎山中复得其残缺之卷，配成全书，视为枕中之秘，未轻易示人，曾著有《铁网珊瑚歌》以纪其事。毛氏汲古阁富于藏书，尤喜刻书，有常熟老儒周荣起字砚农其人者，为之作钞录校勘之事。是书卷帙庞杂，荣起为之编排整理，费两年之力，为之缮写一过，成为有条不紊之书，凡十四卷，人多重之，有传录之本，亦不易得，此本即由周荣起本所从出也。

毛氏世守此书原稿，视为珍秘之本，虽千金不易，当清康熙间江苏巡抚宋荦，及翰林学士高士奇辈，为欲取媚清廷，供康熙帝玄烨御览，欲以每册十金相易，毛晋之子毛辰坚不肯售，仍保存于家中，至其老年多病，无力购参苓药饵之资，乃以白银二十四两当诸质库之中，终莫能赎，而流传于世间。至清乾隆间，为大兴翁方纲所收藏，为之题识，益加宝爱，其后递经名家度藏。至民国初年，性甫所著此书及《珊瑚木难》等书均归于至德周叔弼先生自庄严龛。解放初，周氏将所藏宋元以来善本图书捐献于北京图书馆。

我特意到馆中阅读这部善本书籍。是书装订为十四册，每册但注明第几册，未分卷数，其分为十四卷者，纯系由周荣起所厘订者，前有翁方纲工笔精楷题识。每两页夹缝间均有毛氏汲古阁印记，足见其珍惜如此。按朱性甫为明弘治正德间吴门老儒，悠游田里，终身不仕，师事杜琼，性嗜书画，精鉴别，能识古人之三昧而知其甘苦，而与文征明、吴宽、沈石田诸大藏家为莫逆之交，所遇名山秘玩，古人书画名迹，辄搜辑而手录之，积久萃成

十四册，盖意以为海中珊瑚宝树，尽采辑于铁网之中也。其续有所见者，复成《珊瑚木难》、《野航漫录》等书。是书所搜辑者，“大都皆胜国（元明）时人笔墨卷轴，大而忠孝节义，小而书画文章，散而儒玄典教，靡弗备焉”。于是元明以来书画名迹之流传，记载无不详备载，为研究书画，鉴赏名迹之宝筏，无不取以为圭臬。而吾独以为元末明初东南地主文人之荟集，与夫元末农民起义，蒙古贵族所建立之元朝统治即将倾覆之际，地主豪绅阶级与文人智士，如何兴谋规复保存身家性命，因之处世应变之思想生焉。若刘基所著之《郁离子》，孙作所著之《东家子》，叶子奇所著之《草木子》等类之书，应运而生。如是书所记顾阿瑛、杨铁崖、张伯雨、倪云林之流，虽饮酒赋诗，高自标榜，然而时局大乱，群雄逐鹿，文人学士，处于其间，依朱元璋乎？抑依张士诚乎？心中犹豫不定，皆可于其文中见之；又如高启所著之《南宮生传》，南宮生即吴门之宋克，早年本为游侠之士，后见时局之不可以有为，乃一变而为善于写章草之大书法家，于高季迪文中，即可以见之。吾尝以为读书当有识见，当识其中之肯綮，从而得知其中之破绽，披坚执锐，承隙而入，则如竹头木屑，俯拾即是，无不可以作为研治之资料。此余所以独取是书，不但为书画赏鉴之作，亦可以为考史之资也。

余又藏有友人所惠赠明张丑著旧钞本《真迹目录》不分卷，两厚册，与读画斋刻本内容颇有不同，且多出魏良辅《南词引证》、罗贯中赞词、文征明手抄古本《水浒传》、张丑手抄古本《水浒传》二十卷及其所藏书目录。盖皆不关艺林书画名迹之事，故为刻本所删，而所删去者，确乎可以为研究元明代时小说戏曲之资料，亦与研究明代史料极有关系。

《珊瑚木难》四册

北京图书馆藏原稿本

明朱存理性甫辑。按是书亦为至德周氏自庄严堪所藏善本捐献于北京图书馆者。前有明擘道人题识及大兴翁方纲跋，蝇头小楷，细笔精书，尤为光彩。擘道人题识云：“书初装于万历之甲戌，距今五十余载，卷帙完好无恙。而书原标签，出（文）休承先生之手，尤可宝。崇祯庚辰除夕，擘道人题。”擘道人姓王名腾程，号擘翁，又号痴道人，盖吴门荻溪明季之遗民。翁方纲跋，大旨述性甫一生之经历，及著是书之旨趣。谓：朱野航乃蕲门一老儒也，在荻扁王氏教书，与主人晚酌罢，主人入内，适月上，野航得句云：“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几见月当头。”喜极发狂大叫，呼主人起，咏此二句，主人亦大击节，取酒更酌，兴尽而罢。此本四册，未分卷数（后适园丛书刻本分为八卷）与刻本对，其相同者四十余条，每种记其得诸某氏，大约出于杜东原、沈石田、黄应龙、沈维时、王云松诸家之藏，其书后归于文衡山。其所收录者，有元虞道园诗文，宋石守道击蛇笏铭，水德妇李氏节妇志，王雪波听雨楼诗，王雪波秀野轩记，赵子昂高士图，墨痴道人小诗，洛阳范坦读碑窠石图，张长史春草帖，怀素真迹，米元晖画卷，王恽老境六适，兰亭十三跋等四十余条。适园丛书本，所刻颇为粗糙，错误颇多，如能与之校勘，刊行于世，亦盛事也。至性甫“万事不如杯在手”之句闻南明弘光帝建都南京时，大学士王铎曾为书此联殿柱之上，说者知其必亡。此种诗句，性甫用之，洵为逸士，弘光用之，则为亡国之君矣。

《野航杂著》一卷

上海图书馆藏旧钞本

明朱存理性父著，性父为人潇洒有逸致，其所辑录自晋唐以

来名贤书画题跋，若《铁网珊瑚》等书，久已脍炙人口。是书起于明成化壬申至弘治甲子，三十三年之间，所录见闻遗本及书画题识凡三十一则，为明钞旧本，或即其稿本。有天籟阁朱文印。野航为朱君所乘之船名。王鏊募造野航疏云：“但能载笔床茶灶，祇亦当洒榼书瓢，挥胜远家。若零烟波之学，鼓吹直寻皮陆风月之篇。绿簑凉雨，黄篔晴暉，渔童船头可饒(?)，樵者柁群能炊。遂其平生之游，常感皆诸君之作。故疏。王鏊”。有此一疏，亦可以见著者之志趣。

《揭半斋璇玑遗述》等四种

人民日报图书馆藏 清咸丰己未濠塘补刊本

清广昌揭暄撰。按刘大千《广昌志》文学传云：“揭暄字子宣，号韦纶，别号半斋，衷熙子，以经术荐辟。衷熙殉友遇害，暄枕戈流血，图所以报，计百出，贼急走险。暄用谍者间贼左右，反有为之用者。适父大祥日，生擒贼首，祭父死所，复擒手戕其父者，磔于墓，人咸壮暄孝烈智勇云。”按其族叔揭重熙，字祝万，崇禎间进士，1645年清兵下江南，南都不守，重熙出仕于福建唐王聿键，所建立隆武政权，授金都御史，官江西巡抚，抗清甚为有力。清兵占领南昌，依永历帝于肇庆，图谋恢复江右之地，以身殉国，见于温睿临《南疆逸史》。衷熙亦随其族弟揭重熙入唐王之军，辟衷熙为推官。《广昌志》（南昌）所云，衷熙为贼所害者，或即指清兵而言，不敢显言之也。暄少聪颖，明于哲知之学，喜谈兵法，清初曾中秀才，自遭家难之后，恢复无望，乃专致力于学问，从浮山愚者方以智游，与易堂九子南昌邱维屏为忘年之交，追随问道，从事于天文、地理、气象物理之学，而以坐而言，起而行，能以经世致用为主。方氏博学多闻，真知灼见，能有创获独到之见解。著有《物理小

识》、《通雅》、《东西均》诸书。其治学之方法，为了要明了自然界与社会上之现象，提出了通几与质测两种观点和说法，颇含有朴素唯物论的因素，然而他对于万物的发生还有所怀疑，“尝以为，天之生物发生于一，而分为众类，而仍归于一”，不免有二合而为一之见解，此归于哲学之范畴，百家争鸣，各有其独到之处，未可以一笔而抹煞之。以智之子中通，秉承其父之意旨，曾著有《古今稽疑》一书。南京图书馆藏有刻本。揭暄则宗其遗教，著有《揭子宣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康熙刻本。至于《璇玑遗述》，亦名《写天新语》、《揭子昊书》、《揭子性书》、《揭子兵经》等四种。余所见者为人民日报社图书馆所藏清咸丰己未（九年，1859）为其后裔就原版补刻之本。其讲天象地形，以及其人生性命哲知之学，大意是说：“天是气质的，天心即人心，天之行动，惟人心足以识之。”颇有辩证法的见解，这就是他所谓的合二而一之说，仍以方氏之意旨为宗，而参之以十六世纪欧洲西学东渐之学说。尝以方氏所谈，对于天象，“质测旁征，所确然决千古之疑者，止一左旋，并无二动。”天在太空之中，并非如古人所说之九重；而是在自然大气之中如浮胞然，日月星辰，即在其中任天之旋转。人及万物在地球之上，如“以杯水绳系作流星系舞，急旋于空，上下仰俯，而水不倾溜，至浅近者，人不及察，又何怪焉？”但是他认识金星、水星围日而转，而不知地球亦围日而转，而说成为“天动地静，诸行渐迟”，“日月旋绕，地形气实者聚于其中”因之有岁差及时差之现象，是其说之有错误之处，亦与其师合二而一之见解相同。其著《兵经》以机智为主，书分为智、法、衍三卷。他著的凡例说：“智部者，计谋之事也；法部者，行纪之事也；衍部者，推极之事也；撮其言，以见其源委”。我于自然科学实在外行，不过就我所知道的，摘录其要点于此，以供读者的纠正和参考。